

孙明璇
徐春政 著

黑哥

我和黑人战俘的 情缘

春风文艺出版社



黑哥

我和黑人战俘的情缘

孙明璇 徐春政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 孙明璇 徐春政 200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黑哥——我和黑人战俘的情缘/孙明璇、徐春政著.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5.5
ISBN 7-5313-2907-7

I. 黑… II. ①孙… ②徐… III. 长篇小说—中
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44421 号

黑哥——我和黑人战俘的情缘

责任编辑 常 晶 张玉虹

责任校对 潘晓春

装帧设计 马寄萍

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

社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http://www.chinachunfeng.net>

Email: blhzp@sina.com

联系电话 024-23284390

传真 024-23284393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刷 鞍山市天和印刷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145mm×210mm

字数 376 千字

印张 13.375 插页 4

印数 1-3 000 册

版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5.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 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412-2243865

引言

战争是人类的悲哀。不义之战是无知的悲哀。

五十多年前，在朝鲜半岛发生的那场战争，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在所谓的“联合国军”参加下造成的人类惨剧。

五十多年前，我是一个年仅十九岁的女孩，亲历了那场战争的始终。那时我在中国人民志愿军S军任英语翻译，直接和美国战俘打交道。我面对的美国战俘中有很多曾是二战中的英雄，他们中的一些人既是战俘又是我的朋友。在战俘营，我曾经多次和他们探讨过如何消灭战争，如何来达到人类和解。其中和牧师霍金的谈话使我永生难忘，至今仍在我的耳边回响。他说：“先进的民族，企盼通过战争来消灭无知和野蛮，其结果是制造仇恨，仇恨的种子一旦发芽，便又是战争！便又是野蛮和无知。”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1954年一个细雨蒙蒙的早春，我归国后在安东（今丹东）与一位资深首长谈话，他给我讲了一个有关朝鲜战争的真实故事。

“安琪，你听说过德林软件公司吗？”他望着淅淅沥沥如烟的迷雾问我。

“首长，我不知道！”我听说过德国的西门子公司、美国的福特公司、日本的三菱公司，可从未听说过德林软件公司，何况对软件为何物更是一无所知。

他告诉我，德林软件公司成立于英国，总经理叫马德林。

马德林，原名叫马克·克劳斯，他的父亲当过中国著名军阀

吴佩孚的顾问。马德林生于中国，童年是在中国度过的，是个中国通，他取了个中国名字，姓马，名德林，二战前才回到欧洲。50年代初，他组建了这家公司，既没有产品又无实验室，而是高薪聘请一批精英人士从事咨询业，出大主意，提大建议。这种公司的性质属于智囊团一类。但是，这家公司对朝鲜战争预言的准确性，使它蜚声欧美，震撼了五角大楼和白宫。

雨雾浓重，首长语调低沉：1945年二战结束，大国为了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在世界上制造了好几个一分为二的国家，如东西德国、南北越南、南北朝鲜。就拿朝鲜来说吧，他们以地球上的经纬度三八线为界，把一个同宗同族的朝鲜硬是分为两半，朝鲜人民的一切灾难便从这里开始了。

50年代初，南北朝鲜的矛盾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双方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此时，美国中央情报局对华政策研究室接到一份秘密报告。

报告说英国有个德林软件公司，集中了大批人才和资金研究的第一个课题是：美国出兵朝鲜，中国的态度将如何？该公司已通过秘密渠道告知了美国有关人士，打算将这个研究成果卖给美国，索价为五百万美金，大约相当于一架最先进的战斗机的价钱。

“用五百万美金买一句话，这简直是疯了！”美国的情报部门一笑了之，当作无稽之谈撂在了一边，他们根本不相信这份报告有什么价值。因为，德林公司是一个根本不出名的公司。

美国悍然出兵朝鲜了！他们越过三八线，把平壤夷为了平地，并逼近鸭绿江。

美国上层在作出这一重大决定时，不是没有考虑过中国和苏联参战的可能性，但是，美国决策者们认为，中国百废待兴积弱积贫，是没有能力来参战的，唯一需要提防的是苏联。而苏联把战略的目光放在了东欧，美国以其所谓的“强大”和“正义”，打着联合国的旗号贸然行动了。

首长望了望窗外那迷蒙的雨雾叹息道：“非常可惜，一向标榜科学决策的美国，居然违背了自己的准则。”

五次战役，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威震世界，美军损兵折将，一再惨败，别说在鸭绿江边过圣诞节，后来连三八线的边都挨不上了。

美国国会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出兵朝鲜是否还有必要？”这时，有人才想起了德林公司的那份研究报告，提出花钱买回来，看看其中的内容，尽管已时过境迁。于是，在野党为了击败对手，不惜花了二百八十万美金买下了这个研究成果。

当他们打开封条时，只看到一句话：**中国人将出兵朝鲜！**

在这句结论的后面，附有三百二十八页附录及分析资料，有理有据地阐述了中国出兵朝鲜的理由，并指出了这场战争的最终结果。

在野党群起而攻之，杜鲁门在一片反战声浪中下台了。

我对首长说：“中国人有句俗话，叫后悔药难吃啊！”

麦克阿瑟后悔了，杜鲁门更是后悔莫及。但是，这个苦果要由新的总统艾森豪威尔来吃。

1953年末，麦克阿瑟被解职回到美国，当时记者们追堵着他，要他谈谈对朝鲜战争的看法，他沮丧地说：“我们最大的失策是，舍得几百亿美元的军火和数十万美国青年士兵的生命，却吝啬一架战斗机的钱去买一句重要的话！”

聪明乎？糊涂乎？德林软件公司的这句话或许能影响头脑发热的美国上层，阻止他们进入朝鲜，这句话何止值五百万美金呢？

为此，“五百万美金买一句话”一时成为欧美流行的一句谚语。它相当于中国的一句俗话“后悔药难吃”！但它还不不仅仅于此，它告诫世界上所有强大的国家，所有好战的民族，不义之战是无知的悲哀！

第一章

1. 投笔从戎

1950年9月，暑假返校后的第一个星期天，清华园里一片欢乐景象，校团委文艺部正在组织青年团员排练文艺节目，准备迎接祖国的周岁生日。

我刚刚升入土木建筑系二年级，和我的好友——国际政治系三年级的林娜同时被选拔到校合唱团。没想到，我居然被确定为领唱！也许是因为我曾在新年晚会上独唱过《南泥湾》，当时有不少同学说我唱的赛过郭兰英呢！我哪敢和全国著名的歌唱家来比呀！其实，我只是继承了妈妈圆润的歌喉还有婶婶教我弹钢琴时输入给我的音乐知识，所以，我的音乐细胞比一般人多了几个吧！

下午，大家在校礼堂进行彩排大合唱《我们伟大的祖国》。经过练习，指挥对大家十分满意。这位指挥是水利系四年级的学生名叫远方，同学们给他起个外号叫“小柴可夫斯基”。他对我的领唱十分欣赏，他搓着两只手不好意思地说：“嗨，真的，安琪，你怎么是土木建筑系的？你该进燕大音乐系，难得唱的这么好，音色优美，字正腔圆，呼吸控制得这么自然，真赶上专业歌手了！……”

林娜凑过来又搭上几句：“我们的安琪不仅仅是清华园里的小郭兰英，还是当之无愧的校花哪！她学习好，长得漂亮，瞧那一双大眼睛会说话哩！”

林娜操着一口浓浓的河南腔，说话挺赶劲儿，像连珠炮。她

的口才绝佳，那伶牙俐齿一下子能把人捧到天上，当然，也能一下子把人摔到地上。

我叫她这么一捧真有点吃不住劲了。

“什么校花？这名词是旧社会的。你纯是胡诌！”我有点生气，重重地捶了下她的后背，“你这个人说话得老实一点，下次这样说我可不饶你。”

林娜连忙说：“行啦，行啦，喂！指挥，我们该休息了吧？”

“噢，对。”远方对大家说，“现在解散，什么时候练习另行通知。”

练歌的队伍解散了。我们边捶打边跑，嘻嘻哈哈地路过图书馆门前。林娜突然停了脚步，严肃地说：“安琪，告诉你一个消息，咱们国家可能要出兵朝鲜！”看着她那神秘兮兮的模样，我不以为然地说：“你可别散布谣言啊。”

“我怎么敢散布谣言？校团委已经把这消息传达给我们团干部了，这可是件大事，我告诉你，你可要保密呀！”林娜十分正经地说。

“出兵就出兵呗。咱们当学生的好好学习，毕业后好好工作，报效祖国就行啦！”我顺口说道。

“你这个人对国家大事这么不关心！你知道，朝鲜的局势极为不妙：美国以‘联合国’名义出兵，在仁川登陆。现在，麦克阿瑟已突破‘三八线’向北进军，平壤已经丢了，人民军已经退到北边无路可走了。美军就要打到鸭绿江边！看吧，咱们国家肯定要出兵的！”

其实，朝鲜战局的报道，《人民日报》几乎每天都在头版的位置刊登，我虽然不太关心时事政治，但是，“看报看题儿，看书看皮儿”，也略知一二。这条人为的“三八线”是一个大祸根。中国是朝鲜的邻邦，唇亡齿寒，我们能坐视不管？

当然，林娜政治上的敏锐性与判断力要比我强多了，我十分佩服她。

“难道苏联不能出兵帮金日成一把吗？”我问。

林娜摇摇头：“我想不会，也许他们害怕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也许，他们要休养生息！”

“林娜，你这个小子河南妞，真不愧为国际政治专家，更不愧为校团委的骨干！唉，我可不行，我不太喜欢政治，至今还没有人团呢！我相信科学救国，实打实着，不喜欢漂亮的政治口号。国家建设需要安定，最好还是别打仗！”

林娜用她那双精明的眼睛看着我，没有立刻反驳我的话。

“嗨，你直愣愣地盯着我干什么？你有什么打算吗？”

林娜十分诚恳地对我说：“安琪，中国真的出兵朝鲜，我想参军到朝鲜去。因为，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肯定需要懂英语的人。”

她这么一说把我吓了一跳。

“什么？你想放弃学业去当兵？”

“是的。”林娜好像早已酝酿成熟似的。

我为林娜做出这样的选择而担心。于是，我提出了一个既能让她接受，又不影响我俩友谊的忠告：

“林娜，我看你最适合到外交部去，那里更能发挥你的作用！”

林娜抬头望望校园的天空。9月的天气，秋高气爽，空气中弥漫着桂花的香味。看得出林娜也十分珍惜这美好的校园生活，沉默了片刻，她平静地说：

“安琪，我的好朋友，你的英语那么棒，你愿意和我结伴同行吗？”

林娜锐利的目光直逼着我，“我想，清华园里不仅能出高级工程师，也能出巾帼英雄！安琪，你能不能认真考虑考虑？”

我没有立刻回答。我想，新中国刚刚诞生，需要工厂、矿山、铁路、桥梁、高楼大厦，这些都需要科技人员。再说，我是学桥梁专业的，父辈要我继承他们的专业，我不想放弃。更何况，自己还是个独苗苗……

“林娜，真的，我不打算去当兵，我还没有想好……”

我们的谈话不欢而散，林娜回了宿舍，而我走出校园，向燕

大的燕南园走去。那里是叔叔的家，也是我的家。叔叔被燕京大学聘请为客座教授，主讲结构力学。同时，他又是科学院桥梁研究所的所长。燕大十分看重这位留英的科技专家，在燕南园给了他一幢小楼居住，离清华园很近，所以我也成了走读生。

叔叔安仲钧对我的学业十分关心，待我如亲生父亲。每天早晨，他总是给全家做好早饭，让工作繁忙、身体不太好的婶婶多休息。此外，还要给我准备一份午餐。一个铝制的饭盒里常有烧好的牛肉块、炸鱼，或者是茶蛋和新鲜的蔬菜。今年暑假升级考试我得了全优，名列一年级第一名。当我把成绩单拿回家给叔叔看时，他高兴地做了一桌好饭，备了两瓶啤酒，像庆祝胜利一样给我祝贺。

叔叔说：“孩子们听着，我真希望咱们安家的子女奋发图强，将来能干大事，报效祖国，光宗耀祖！”边说边和两个儿子碰了杯！然后又对我说：“安琪呀！叔叔平时太忙，对你关心不够，你已经是十九岁的大姑娘了，按照中国传统的习惯，都应该谈婚论嫁的年龄了，但是，叔叔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意中人。为了对得起你英年早逝的父亲，叔叔今天给你提几条要求。”我抬起头来说：“叔叔，您尽管说吧。”

他清了一下嗓子严肃地说：“第一，大学期间不准搞对象，要先立业后成家；第二，要争取读硕士、博士，争取到国外去深造，叔叔给你提供一切方便和保障；第三，要争取早日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要懂政治，咱们家的人太重视业务忽视政治，没有一个共产党员。我已经写了第三份入党申请书了。在中国，如果不讲政治，那是没有基础的。”说到这儿，他放下手中的酒杯，为我夹了一块肉放在碗里。

听了叔叔的话，我心中非常感激：“叔叔，我记住了。”我知道像我这样品学兼优活泼可爱的女孩子，总会受到很多男生的关注。记得那是在大一的冬季，在校滑冰场上遇到了自控系的大四男生于辉。他那么耐心地教我滑冰，细心地保护我别摔倒，但当于辉提出想跟我处朋友时，我退缩了。现在，于辉已经毕业离

校了，我们之间再也没有任何联系。学校里流行一套顺口溜：“一年挑，二年交。三年四年没人要……”这是玩笑话。我才十九岁，不可以轻易坠入情网影响学业。其实，在我的心灵深处藏着一个“黑马王子”，他有时近在眼前，有时远在天边，我也捉摸不透。他总是那么憨厚地微笑着。他有宽宽的肩膀、结实的手臂，还有那额头上的伤疤……他现在一定长得又高又大了吧！怎么回事？我可不能让他再浮现在我的脑海中了！至于叔叔说到出国留学，我想叔叔在英国剑桥大学毕业，那里自然有很多同窗好友和导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英国很快和我国建交了。为了香港的供水问题，他们也不得不依靠广州啊！所以，到英国留学是很可能的！

我太兴奋了。这是一生中，叔叔给我讲得最深的一次人生哲理课。想到这里，我从口袋掏出庆祝国庆文艺演出的入场券放在桌子上，对叔叔婶婶说：“9月30日开始学校放三天假，晚上我们清华合唱团要在北海公园演出大合唱《我们伟大的祖国》，我是女声领唱，请叔、婶去看节目。听说中央领导人也要去观看演出呢！”

叔叔高兴极了，“安琪，这样的活动你能积极参与，叔叔我太高兴了。我一定去一睹我们安琪的风采！”

国庆节的前夕，北京沉浸在喜庆之中，我在北海参加演出。当我穿着白衬衫、蓝布裤站在合唱团前面领唱时，我激动得浑身热血沸腾，那是发自内心的声音！自然流畅、豪放、动听，台下报以热烈的掌声。谢幕时，看到了叔叔婶婶那兴奋的目光和热烈的鼓掌，我兴奋极了！

10月1日，周恩来总理在国庆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对美国出兵朝鲜，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和抗议。其中有一句话非常有分量，“中国人民决不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对自己的邻国肆意侵略而置之不理！”这是一个信号。中国政府已经下决心，对美国发出了警告。但是，我总认为，一个大学土木工程系的女学生，在朝鲜战场上是派不上用场的。不过，叔叔是否

有重要任务了呢？打仗，要有运输，要有后勤保障，他会不会派到前线去呢？我有一种预感。

一个与林娜判断完全一致的信息传到了我的耳朵里。

听说，毛泽东主席签署了命令，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彭德怀元帅任总司令。中国真的出兵朝鲜了！这是一个十分确凿的内部消息。三天的国庆假日已结束。10月4日到校上课了。中午，我还没有吃完饭，林娜风风火火地跑来找我，说有要事商量。她把我的饭盒一盖，拽着我到走廊里，非常激动地说：“安琪，我跟你说过咱们国家要出兵朝鲜的事，让我说对了，现在大局已定，总政治部干部部派人来招翻译了，校党委正在从先进青年中选人，要求很严格。”她告诉我校团委已把她列入了第一批名单，但是，她想把我推荐上去，因为她认为我英语水平很棒，俩人又是好朋友，在战场上能做个伴。

这下子我可蒙了！去当翻译意味着要放弃叔叔为我选择的神圣专业，意味着要与死神打交道！我拿不定主意，认为这是决定我终身命运的坎儿。

“嘿，安琪，你怎么啦！这可是报名的一次大好机会呀！”林娜说。

“你非要拉着我一块去当兵，这么重大的抉择，我得和叔叔婶婶好好商量商量，再说我也不是团员，叔叔过去在国民党政府中任过职，只是一个开明人士、民主人士，家庭出身也不像你林娜那样是中农家庭。真要是报上名，叫人家一审查给刷下来，还可能对自己是个打击，甚至会产生负面影响呢！”我思虑再三觉得不妥。但是林娜可不那么看，她比我还心急。她说：“战场上需要口语，要一方面听得懂，一方面会说。你安琪谁也比不了。”她居然像来招兵的总政干部部领导一样，说我肯定能被选中。我实在拗不过她，就说：“如果非团员青年也能报名，你就给我报个名，但是，我必须征得叔叔的同意。”

林娜笑了，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晚上，放学回到家里，叔叔还没有回来，我心里急，但还是很稳重地坐在那里看书耐心等

待。我不愿意跟婶婶说，事关重大，八字还没一撇呢。

叔叔很晚才回来。婶婶把饭菜端到书房里，他一边吃饭一边说着什么。我悄悄地离开卧室，蹑手蹑脚地来到书房门前，只听叔叔说：“你给我准备准备，明天早饭我向孩子们道别，我有重要任务……”

道别？道什么别？我心里纳闷。叔叔过去出差也没有什么道别呀？我的事怎么跟叔叔说，明天他就要走了，叔叔能同意我的选择吗？我心里乱极了，如果违背了叔叔的意愿，那不是给叔叔出难题，让他伤心吗？

我赶紧回到自己的小屋，决心不提此事了。

但是，我无法入睡，我在设法证实自己的预感。叔叔所说的重要任务是什么呢？肯定与朝鲜战争有关，肯定与铁路桥梁有关，肯定与志愿军入朝作战有关。但是，叔叔都已经快五十岁了，他可能去朝鲜铺铁路架桥梁吗？他说的重要任务是什么呢？

我在失眠状态中反复推测，慢慢地睡着了。

一阵敲门声，婶婶已把早饭做好，还加了几道菜，有她最拿手的油炸花生米和梅菜扣肉，另外还有熏鱼片。婶婶郑重其事地说：“孩子们，我向大家宣布一条消息，你爸要去执行紧急任务，到安东去当解放军的铁路桥梁顾问，很可能去朝鲜，组织上已经找他谈了，你们可不要随便和同学说。你爸走后，大斌要承担家务，买菜的事就归你了，打扫卫生洗洗涮涮的事，安琪和我包了。”婶婶是妇人家，说着说着就扯到家务上去了，没有认真考虑叔叔的任务有多重，而且，叔叔和所有的志愿军战士一样，要冒着生命危险的。

叔叔要上前线了，我想征求叔叔意见上前线当翻译的事，只好搁在心里了。我给叔叔夹了一块最大的熏鱼片说：“叔叔，你放心地去工作，家里的事，学习的事，还有两个弟弟的事，我都会尽力做好，决不让叔叔分心。”

叔叔第一次用西方的礼节吻了我的额头，像是最深沉的告别，也像是无言的嘱咐。叔叔问我：“安琪，你还有什么事情要

说吧？”

“并不重要，等你从朝鲜胜利归来再说。”

我回到校园里，早已等得不耐烦的林娜在林阴道旁来回踱步，一见我回来，就是一阵连珠炮似的追问。“怎么样？你叔叔同意了么？我可找团委书记通融了，他还答应要尽快发展你入团呢？”

我支支吾吾，不好回答她的问题。“林娜，我叔叔今天已经到总后勤部报到了，他要到朝鲜战场上去修铁路，架桥梁了，我没来得及和叔叔商量，我知道他的心思，我怕他担心，我实在是不忍心……”

话没说完，林娜就劈头盖脸地给我一顿猛炸：“安琪，你变卦了，为了你我都丧失原则了，你没有入团，我为你争取，你的家庭关系，我为你打保票，好不容易让你挤进推荐名单，你可倒好，你变了卦，我里外不是人了！”

我心软了，林娜不是为了我才这么做的吗？再说，她把我当成知己，甚至作为生死之交来和我相处的呀，我怎么忍心让她难过呢？而且她一向头脑敏锐，争强好胜，为了不使这位同窗好友失望，我说：“行啦！行啦！我陪你去当兵，你去报名吧！除非政审不合格，这下你满意了吧！”

林娜的脸阴转晴，露出了微笑，她这一笑却改变了我终身的命运。

首先是身体检查。接着是政审，在林娜的包装下，政审合格并且入团，最后是英语水平考试一切顺利通过。

10月5日，一张入伍通知书送到我的面前。送通知书的是一位英武的解放军军官。

他穿着旧军服，我说不准他的级别，但从他的举手投足来看，至少是个营级干部。他叫曹亚欧，是中央军委总政干部部的干事，大约二十三、四岁，一双明亮的大眼睛，一米七八的大个头，身上散发着青年军人特有的血气方刚的气息。他和我的谈话自然而又大胆。他间或夹杂着英语和我交谈，他的英语虽然不算娴熟，但有一定的听说能力，这在部队年轻的老干部中是十分难

得的。他没有叫我的全名，把姓省去了，叫我小琪。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这样称呼我，我觉得这位军官很有亲和力，没有官架子。

“你怕流血吗？小琪。”

“我没有见过流血的死人或伤员，我想我会害怕的。”我如实回答。

“战场上是刀光剑影，枪炮不长眼睛，难免有流血牺牲，你不怕死吗？”他问。

“我想，所有的人都怕死吧。战士们冲锋陷阵，那是把死置之度外了！像我这样没有涉世经验的女孩子肯定会害怕，不过我也会像战士一样把生死置之度外的。”

“你说的是真话，不虚伪，不夸张，谢谢你的诚实！你的英语说得这么好，我向你学习！”

他的谈话很简单，但却抓住了要害。战争带给人们的是什么呢？不是你死我活吗？他没有讳言死，他让我认识战争的本性和人的本性，让我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作为一个即将奔赴前线的军人，必须有承受能力，这很重要。

当我给婶婶看入伍通知书时，她有些惊讶，有些担心，有些牵挂。但她没有给我“妈妈”的感觉。

10月7日，清华园里举行了隆重的欢送大会，我穿上没有任何军衔的草绿色棉军服，棉衣和棉裤都有一条红线做边，此外，还有一双大头棉鞋，相当结实。胸前戴着大红花，与母校告别了。没有母亲、没有父亲、没有兄弟姐妹的身影。这是真实的对照；因为，送行的队伍中流眼泪的，都是同伴的亲人，包括林娜的亲人。

军列驶出北京，发疯似的在田野上奔驰，那哐当当、哐当当有节奏的响声，敲击着我的心，我陷入了深思。

我感到孤独。这是一种没有依托的孤独。自从叔叔走后，没有任何信息。我想叔叔，特别想把自己的选择告诉叔叔，让他给我一颗定心丸。可一向了解我关爱我的叔叔已经上了前线，

再没有第二个人能走进我的心灵了。望着远去的村庄、田野、群山和呼呼倒退的窜天杨，我盼望着有一天能在朝鲜战场上见到叔叔。

“小琪，你在想什么呢？”我没有想到曹亚欧被军委派来做短训班的教导员，他就坐在我的对面。

我从远去的思绪中惊醒过来，“啥也没想啊，看看外边的风光。”

曹教导员也穿着没有军衔帽徽的棉军装，和我们这些新兵一样的装束，只是腰间皮带上别着一把手枪。

“林娜，你过来！这车厢里的空气太沉闷，你们组织一下，活跃活跃气氛。”

曹教导员交代了任务。在这节车厢里，共有六十余人，全是从北京各大院校选拔出来的青年学生，男多，女少。林娜很快找来了几个男生，有北师大中文系的，还有北医的，商量如何开好车厢晚会。林娜的确有组织能力，几句话就把这些大学生调动起来了。大家推举林娜和北师大的冯昆仑为主持人。

两人登台亮相，一套学生腔，但主题很鲜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他们首先把曹教导员请了出来。

曹教导员为大家讲了一个故事，说的是淮海战役中他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故事说的是他的战友在战斗中负伤，整个牙床被炸烂，舌头只剩了半截，几位支前的山东大嫂为了保住他的性命，每天挤自己的奶喂养伤员，使这位伤员平稳地度过了危险期。故事讲得很感人，特别是讲到这几位大嫂的内心活动时，很真实，很多人都含着眼泪。接着是冯昆仑来指挥合唱《我们在太行山上》。高亢的歌声，激昂的情绪，盖过了火车的鸣响。我被感染了，火热的气氛驱走了我心中的孤独。

“下一个节目，由清华的百灵鸟安琪为大家唱一支歌！”

我勇敢地站起来，激动地说：“战友们，其实我不大会唱歌，为了给大家助兴，我就唱一支苏联歌曲《共青团员之歌》吧！”车厢里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穿好军装拿起武器，
青年团员们集合起来，踏上征途万众一心保卫国家！

再见了亲爱的妈妈，请您吻别您的儿子吧！再见了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再见了亲爱的故乡，胜利的星会照耀我们……

我唱第二段时大家情不自禁地合唱起来。整个车厢洋溢着青年学子投笔从戎的激昂情绪。这首歌唱完了，雷鸣般的掌声在车厢里久久地回荡。听着大家的议论和猜测，我脸上一阵阵发烫，是不是太显眼了？我责怪自己太出风头了，以后要把握住自己，不要在众目睽睽之下显示自己。

经过一天一夜的旅程，10月8日傍晚，列车到达了与朝鲜一江之隔的安市市。一走出车厢，一种战争气氛立即扑面而来，道路旁几十辆满载军用物资的车队在大街的树阴下待命，车队旁是荷枪实弹的士兵。

我们这批特选的学生兵被安排在一所依山傍水的小学校里，全部是地铺，下面是草垫子，上面是薄薄的军被。志愿军总部派来的S军敌工部的华子平部长是主要负责人，这就是志愿军英语培训班，曹亚欧是教导员，此外还派来一名特工人员叫滕瑞雪。培训班的任务有两项，一项是突击战场使用英语；另一项是由学生转变成士兵的军事训练。时间是十分紧迫的，只有十天。

当天晚饭后，一辆吉普车开到了小学校，从车上下下来一位个头不高，却神采奕奕的军人，年龄四十岁左右，他就是敌工部华子平部长。

曹教导员跑步过去，咔嚓一个军礼，“报告部长，英语培训班集合完毕，实到六十三人，请首长讲话。”

华部长还过礼，来到队伍前面，向大家做动员。他操着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说：

“同志们，你们刚刚从校园来到了抗美援朝的前沿，在经过